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赌徒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V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年版本译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赌 徒

满 涛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数 19·25 插页 2 字数 464,000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500 册

ISBN7-5327-0378-9/I·180

定 价：5.95 元

目 次

一件糟心的事	倪 亮译	
.....		(1)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满 涛译	
.....		(61)
地下室手记	顾柏林译	
.....		(137)
鳄鱼	严梅珍译	
.....		(256)
赌徒	周朴之 翁文达译	
.....		(299)
永久的丈夫	芮鹤九译	
.....		(456)

一件糟心的事

这件糟心的事发生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以十分天真、感人的热忱着手革新，她的英勇的儿子们都在致力于争取新的命运和前途的时候。那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冬夜，时间已近十二点，有三位身分高贵的先生坐在彼得堡区①一座漂亮的二层楼房的舒适而且布置十分讲究的寓所里，正在围绕一个有趣的问题进行认真、精采的谈话。这三位先生的官衔都是文职将军。他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各自坐在漂亮、柔软的圈椅里，一边谈天，一边慢慢地、惬意地喝着香槟酒。酒瓶放在小桌子上，装在一个放着冰块银器里。事情是这样的：主人——三级文官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尼基福罗夫，一个六十五岁左右的独身老人，新买了一所住宅，此刻他正在庆祝乔迁之喜，凑巧这一天又是他的生日，因此，这次聚会也是为了庆祝生日，迄今为止，他还从来没有庆祝过自己的生日呢。不过，这实际上也算不得什么庆祝，我们已经知道，客人只有两位，都是尼基福罗夫先生过去的同事和下属，他们之中一位是四级文官谢苗·伊凡诺维奇·施普连柯，另一位是伊凡·伊里奇·普拉林斯基，也是四级文官。他们在九点钟左右来到这里，喝了茶，随后就开始喝酒，他们明白，到十一点半正就得离开这里，因为主人的生活一向很有规律。这里顺便说几句有关他的情况：他从一个贫穷的小官吏开始走上宦途，在官场上默默地混了约莫四十五年，深知混到了一定的官衔就应该适可而止，丝毫也没有

那种去摘天上星星的雄心壮志，虽说他已经有了两颗星；而他特别不喜欢的是对任何事物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他是正直的，那就是说，他没有机会去做什么特别不正直的事；他不结婚，因为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他绝不愚蠢，但竭力避免表现自己的才智；他特别讨厌的是混乱和狂热，认为这就是精神上的混乱，到了晚年，他就完全沉浸在安逸、慵懒和常年的孤独之中。虽然他偶尔也去拜访地位比他高的友人，但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很不喜欢别人到他家里作客；到最近，他不是独自摆牌阵，就是满足于和台钟作伴，整个晚上，他总是坐在圈椅里打盹，一面静静地倾听着壁炉上那只放在玻璃罩下面的台钟的滴答声。他仪表堂堂，脸孔刮得非常光洁，保养得很好，显得比实际年龄轻，看来他还能活很久，而且始终保持十足的绅士风度。他的职务相当轻松：只消出席一些会议，在某些文件上签个名就行了。总之，他被认为是个极好的人。他只有一个不可遏止的欲望，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个热烈的心愿，那就是有一所自己的房子，而且，这所房子要和他的绅士身分相称，不仅仅是个阔气的住所而已。最后，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看中了彼得堡区的一所房子，把它买了下来，虽然离市中心比较远，但房子很雅致，而且还有个花园。新房主认为离市中心远倒是件好事，因为他不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如果他要外出访友或上班，那他有着自己的一辆漂亮的咖啡色双座轿式马车，还有车夫米海和两匹虽小但很结实的骏马供他使唤。所有这一切都是用他自己四十年来慢慢积攒下来的钱置办的，他为此而感到欣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在买到房子、迁入新居以后，他那平静的心感到分外满足，以致在他生日那一天，甚至邀请了客人，而在过去，他总是竭力不让自己的亲友们知道自己的生日在

① 当时彼得堡分成四个区，彼得堡区是其中之一。

哪一天。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在其中的一位客人身上打主意。他占用了这所房子的上层，而底下一层，建筑样式和布置与上层完全一样，却没有人住。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把希望寄托在谢苗·伊凡诺维奇·施普连柯身上，在这个晚上，他还两次把话题引到这个问题上去。但是，谢苗·伊凡诺维奇却对此避而不答。这个人也是靠自己的力量，经过坎坷曲折的道路，才慢慢地爬上现在的地位的。他有着乌黑的头发和连鬓胡子，脸上经常带着患黄疸病的气色。他有妻室，老是脸色阴沉地待在家里，很少出门，全家人都怕他，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十分顺从；他在工作上很自信，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达到什么目标，更加清楚地知道，什么目标他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他如今坐在称心的职位上，而且坐得很稳。对于那些正在开始实行的新制度，他不无反感，但并不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十分自信，此刻，听着伊凡·伊里奇·普拉林斯基有关新问题的高谈阔论，他很想狠狠地把对方挖苦几句。再说，他们都有点醉意了，连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本人也放下架子，就这个新制度问题和普拉林斯基稍稍争论几句。不过，写到这里，就得介绍一下普拉林斯基大人的情况，特别因为他正是下述故事的主人公。

四级文官伊凡·伊里奇·普拉林斯基被尊称为“大人”还是最近四个月的事，一句话，他是位年轻的文职将军。论年龄，他还年轻，不过四十三岁左右，决不会再大，从外表看，他显得更为年轻，这使他暗暗得意。他长得很英俊，身材挺高，喜欢炫耀自己的服装，为服装的讲究和优雅而自豪，他的胸前总是佩带着一枚引人注目的勋章，绶带十分平正地挂在脖子上。他从小就学会上流社会的某些气派，而且，迄今尚未结婚，梦想娶一位富家的女儿，甚至上流社会的小姐。他还有许多欲望，但决不是个傻瓜。有时候他说话滔滔不绝，甚至喜欢装出议员的姿态。他出身名门，是

一位将军的儿子，自幼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小时候穿的是丝绒和上等细麻布衣服，在贵族学校里受教育；虽然他离校时没有多少学问，但在仕途上却一帆风顺，直至爬上文职将军的地位。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个有才能的人，甚至对他寄予厚望。至于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普拉林斯基从开始担任公职起到升为文职将军止，几乎一直是他的部下，——却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具有特殊的才能，对他始终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喜欢他出身好，有钱，拥有一所豪华的住宅，还雇用了管家，他的亲戚又都是体面人物，除此以外，他还有优雅的风度。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在心底里指责他幻想太多，浮而不实。而伊凡·伊里奇本人则有时觉得自己自尊心太强，十分敏感，过分计较别人对他的看法。很奇怪，他时而会感到病态的内疚，甚至有一种轻微的忏悔的感觉。有时候他怀着苦恼和隐痛，意识到他并不象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青云直上，展翅高飞。在这种时刻，特别是当痔疮发作的当儿，他甚至感到心灰意懒，把自己的生活称为 *une existence manquée*①，甚至不再相信（当然是在私底下）自己具有当议员的才能，把自己叫做 *Parleur*②，空谈家。当然，这一切想法值得赞扬，但决不妨碍他在半个钟点以后重又昂起头来，并且更加踌躇满志，精神振奋，确信自己还可以大显身手，将来不仅是个达官显贵，而且还能成为俄罗斯历史上名垂千古的政治家。有时候，他甚至想象人家为他竖立了纪念碑。这一切说明伊凡·伊里奇着实有一番抱负，虽然他把自己这些飘浮不定的憧憬和希望深深地，甚至带有几分恐惧，藏在自己的心底里。总之，他是个善良的人，内心很象诗人。最近几年来，他越来越经常地被一种病态的幻灭感所控制。

① 法语，失败的生活。

② 法语，饶舌者。

不知怎的，他变得特别容易激动和多疑，别人对他的看法稍有异议，他就感到受了侮辱。但是俄国的新潮流却使他突然产生了巨大的希望。晋升文职将军之后，他更是信心倍增。他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立刻变得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地谈论当前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极其迅速地接受了这些新事物，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寻求讲话的机会，乘着车子跑遍全城，在许多地方以十足的自由主义者闻名，这使他沾沾自喜。今晚，四杯酒下了肚，他就越发忘乎所以了。他渴望说服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使后者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位上司了，而以往他一直非常尊敬甚至顺从这位上司。不知为什么，普拉林斯基认为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是个顽固分子，因而非常激烈地攻击他。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几乎没有反驳，而只是狡黠地听着，可是这个话题却使他颇感兴趣。伊凡·伊里奇全身发热，他想象着即将发生的舌战，更是兴奋异常，不由得频繁地拿起酒杯，喝那杯中物，其实，他是不宜喝这么多酒的。这时候，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便拿起酒瓶，马上替他把酒斟满，前者的这种举动不知怎的使普拉林斯基突然生起气来，又加上谢苗·伊凡诺维奇·施普连柯在旁阴险地保持沉默，老是不合时宜地微笑着，这就使他更加恼火。普拉林斯基瞧着这个施普连柯特别不顺眼，而且由于后者为人刻薄、玩世不恭，甚至对他感到害怕。“他们好象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伊凡·伊里奇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想法。

“不，是时候啦，早就到时候啦，”伊凡·伊里奇激动地说。“而且已经太晚了。在我看来，人道高于一切，要记住下属也是人，应该人道地对待他们。人道能够拯救一切，使人类免于不幸……”

“嘻-嘻-嘻！”从旁边传来谢苗·伊凡诺维奇的声音。

“您何必对我们大事申斥呢，”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终于反驳道，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我承认，伊凡·伊里奇，我直到现在还

没有明白您所说的话。您提出了‘人道’，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之爱？”

“是的，就说是人类之爱吧。我……”

“对不起，请容许我说几句。在我看来，问题不仅在于此。人类之爱是任何时候都必要的。而改革却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如农民问题，诉讼问题，经济问题，税收问题，道德问题等等，这种种问题合在一起就可能一下子产生大幅度的所谓‘波动’。我们所担心的是这一方面，而不仅仅是人道……”

“是啊，先生，事情要看得深一些，”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这我很明白，阁下，请允许我告诉您，谢苗·伊凡诺维奇，我决不承认我看事物的深度及不上您，”伊凡·伊里奇极其尖刻地说。“同时，我还要斗胆向您，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指出，您也完全不了解我……”

“是不了解。”

“我坚持和信奉这样的思想：人道，特别是用人道的态度对待下属，对待从官员到录事，从录事到仆役，从仆役到庄稼汉，这可说是当前全面改革和更新的所谓基石。为什么？其中自有道理。就拿三段论法来说明吧：我用人道的态度对人，人家就会爱我。人家爱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信赖。可以信赖也就对我有了信心，有信心就会爱……不，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有了信心，那就会对改革也产生信心，就会理解所谓事情的本质，从而可以说在精神上互相拥抱，这样，就会友爱地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您干吗笑呢，斯切潘·伊凡诺维奇？您不明白我的话吗？”

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默默地扬起了眉毛；他感到吃惊。

“我好象酒喝多了，”谢苗·伊凡诺维奇刻毒地说，“因而连理解力也大受限制。头脑有点发昏啦。”

伊凡·伊里奇全身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我们会垮的，”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稍稍思考了一下，突然

说。

“怎么会垮呢？”伊凡·伊里奇问，他对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突然说出来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诧异。

“就是会垮。”显然，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不愿再详细谈下去了。

“您指的可是新酒和新皮袋？”①伊凡·伊里奇带点讥讽的口吻反击道。“喔，没关系，我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这时候，时钟已经敲十一点半了。

“坐得太久了，该走啦，”谢苗·伊凡诺维奇说，准备站起来。但是伊凡·伊里奇抢在他前面，立即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壁炉架上拿起自己的貂皮帽。他好象有点生气了。

“那么，您愿意考虑一下吗，谢苗·伊凡诺维奇？”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在送客的时候说。

“是说住房的事吗？让我考虑考虑吧。”

“什么时候考虑定当了，就立即通知我。”

“还在谈公事吗？”普拉林斯基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神情，彬彬有礼地说道，同时玩弄着手里的帽子。他觉得那两个人好象把他给忘了。

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扬起了眉毛，一声也不吭，表示他不想留客了。谢苗·伊凡诺维奇急忙告辞。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随你们的便……简直连一般的礼貌也不懂，”普拉林斯基先生思忖着，漫不经心地向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伸出手来。

① “新酒和新皮袋”出自《圣经》，“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新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至十七节）

伊凡·伊里奇在前室里穿上自己贵重、轻软的皮大衣，竭力装得好像不去注意谢苗·伊凡诺维奇的那件旧的貂皮大衣，然后，他们两人便走下楼梯。

“我们的老头儿好象生气了，”伊凡·伊里奇对默不作声的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喔，没有，干吗生气呢？”被问的人平静而冷淡地回答。

“奴才！”伊凡·伊里奇暗想。

他们走下台阶，谢苗·伊凡诺维奇的那辆套着一匹不起眼的灰色小马的雪橇向他驶来了。

“见鬼！特里丰不知把我的马车弄到哪儿去了！”伊凡·伊里奇没有看到自己的马车，便叫喊起来。

他东张西望，见不到马车的影儿。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的仆人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他又问谢苗·伊凡诺维奇的车夫瓦拉姆，后者回答说：特里丰一直在这儿，马车也停在这儿，可此刻却不见了。

“一件糟心的事！”施普连柯说，“要搭我的雪橇走吗？”

“无赖！”普拉林斯基先生狂暴地叫喊起来。“他，这坏蛋，请求我让他去参加婚礼，就在彼得堡区，他的什么亲戚出嫁，让鬼把他逮了去才好。我坚决不准他走开。现在我可以打赌，他驾着马车去那儿了！”

“他是上那儿去啦，”瓦拉姆说，“但说好，一会儿就回来，准时赶到。”

“果然如此！我早先就预料到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一下！”

“您得让他在警察局里结结实实挨一两顿打才好，这样他就会听您的吩咐了，”谢苗·伊凡诺维奇一面说，一面把车毯盖在身上。

“您请便吧，别担心，谢苗·伊凡诺维奇！”

“我可以顺便把您送回家，您却不要。”

“再见，merci^①。”

谢苗·伊凡诺维奇坐着雪橇走了，而伊凡·伊里奇则在木板上走着，心中十分恼怒。

“等着，我要好好收拾你一下，骗子手！我故意步行，要叫你感到这事情的份量，叫你吓一大跳！你回来以后，就会得知老爷步行回家……哼，混蛋！”

伊凡·伊里奇还从未这样骂过人，但此刻他是真的被激怒了，而且头脑里在嗡嗡作响。他平日不喝酒，因此，五六杯酒就会立即对他起作用。但是，今天的夜晚却令人心醉。天气很冷，不过没有风，四周十分安静。天空明净，星光灿烂。圆圆的月亮向大地倾注着朦胧的银辉。这一切是多么美妙，以致他走了五十步左右，就几乎把自己那件不愉快的事忘掉了。不知怎的，他的心情特别舒畅。而且，有点醉意的人情绪往往变化不定。此刻，连这条僻静的街上那些简陋的木屋也招他喜欢。

“看来，我步行回家倒是件好事，”他思忖着，“既给特里丰一个教训，对我自己也是件乐事。确实，应该经常步行。步行又有何妨呢。走到大街上，我立刻就可以找到出租马车。美妙的夜晚！眼前全是一所所小屋子。住在这儿的想必是小人物，那些公务员……商人，可能……噢，这个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他们都是些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老糊涂！就是老糊涂，c'est le mot.^② 然而，他又是个聪明人，有着 bon sens^③，看待事物头脑冷静，讲究实际。但是他老啦，老啦！缺少那种……不知怎么说才好！总缺少点什么……‘我们会垮的！’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是

① 法语，谢谢。

② 法语，说得妙。

③ 法语，健全的理智。

思索了一下才说出来的。不管怎样，他完全不了解我。可是，哪能不了解呢？太容易了解啦。倒是不了解才叫人纳闷呢。主要的是我有信念，真诚的信念。人道……人类之爱。让人类归真反璞……使他们自身的尊严得以恢复，有了这样的基础，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很清楚的事。是啊！请允许我，阁下，运用三段论法：譬如说，我们碰到了一个公务员，一个贫穷的、受压制的公务员。‘呸……你是谁？’回答：‘公务员。’好，一个公务员；接着又问：‘你是什么样的公务员？’对方回答是什么样的公务员。‘还在当差吗？’——‘在当差。’——‘你想获得幸福吗？’——‘想。’——‘怎样才能使你幸福？’如此这般。‘为什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您瞧，只消两三句话，人家就了解我了，于是，这个人就成了我的人，可以说是掉进我的罗网了，我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当然，那正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谢苗·伊凡诺维奇这个人真可恶！一副讨厌的嘴脸……‘让他在警察局里结结实实挨一两顿打，’他说这话是有意的。不，胡说，你自己去动手打人吧，而我是不会这样干的；我要用言语狠狠地教训他，斥责他，使他感到难受。至于体罚，哼，这问题还没解决呢^①……是不是去找埃蜜兰丝呢？呸，真见鬼，该死的路！突然，他打了个趔趄，叫了起来。这还算是京城呢！文明！连人的腿也会折断。哼。我恨这个谢苗·伊凡诺维奇，他的那副嘴脸讨厌极了。刚才我说到‘在精神上互相拥抱’的时候，他竟然嘻嘻地笑。人家拥抱，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又不是拥抱你，我情愿拥抱庄稼汉……要是碰到庄稼汉，我就和他聊几句。不过，我有点醉了，可能辞不达意，就连此刻也未必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嗯。此后我再不喝酒了。晚上话说得太多，第二天会后悔的。管它呢，反正我在朝前走，身子没有摇晃……不管怎么样……他们全

① 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当时的基辅学区督学 H. H. 皮罗戈夫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关于在学校里是否应保留体罚的论战。

是骗子手！”

伊凡·伊里奇这样断断续续地想着，一面继续在人行道上走。清新的空气使他心旷神怡，精神爽快。再过那么五分钟，他就会感到心平气和，要想打瞌睡了。可是蓦地里，从几乎离大街只有两步路的地方，传来了乐曲声。他环顾四周。在街对面一所破旧的，只有一层、但是长长的木头房子里正在举行热闹的宴会，小提琴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低音提琴吱吱嘎嘎地响着，长笛吹出刺耳的高音，合奏着欢乐的卡德里尔舞的曲调。窗下站着一群人，大多数是穿着棉大衣、头上包着围巾的妇女；他们竭力要想通过护窗板的缝隙看到屋里的情景。显然，大家的兴致很高。跳舞的人的踏步和顿足声响得连对面街上也听得见。伊凡·伊里奇看到附近有个警察，便向他走去。

“这是谁的家，老兄？”他问道，一面稍稍拉开自己贵重的皮大衣，让那个警察恰好能够看到他胸前的高级勋章。

“十四级文官，书记普谢耳多尼莫夫的，”警察一下子就看到了伊凡·伊里奇的勋章，便挺直身子，答道。

“普谢耳多尼莫夫的家？噢！普谢耳多尼莫夫！……他有什么事？娶亲吗？”

“娶亲，大人，娶的是九级文官的女儿。九级文官姆列柯庇塔耶夫过去在市参议会工作。这所房子是陪嫁。”

“那么，现在这是普谢耳多尼莫夫的，而不是姆列柯庇塔耶夫的房子了？”

“是普谢耳多尼莫夫的，大人。过去是姆列柯庇塔耶夫的，而现在是普谢耳多尼莫夫的了。”

“嗯。我问你这事，因为我是他的长官，老兄。我是文职将军，主管的就是普谢耳多尼莫夫在那儿任职的机关。”

“是，大人。”警察把身子挺得笔直，而伊凡·伊里奇好象陷入

了沉思。他站在那儿想……

不错，普谢耳多尼莫夫是他机关里的人，就在他的办公厅里当差；他记起来了。此人是个小公务员，每个月的薪金不过十个卢布。普拉林斯基先生接管这个办公厅还是最近的事，因此，他不能十分详细地记住所有的下属，但是他却记得普谢耳多尼莫夫，因为此人的姓氏比较特别。这个姓第一次投入他的眼帘就引起他的注意，使他不由得对这个姓的拥有者投以好奇的一瞥。此刻，他记起这个人还十分年轻，长着长长的鹰钩鼻，乱成一绺绺的亚麻色头发，体质极差，营养不良，上身穿着破旧不堪的文官制服，下面是一条破得不成体统的裤子。他记得，当时他曾有过一刹那的念头：是不是规定在节日给这个可怜虫十个卢布的补贴？但是，这个可怜虫的脸色十分阴沉，眼神又很不讨人喜欢，甚至令人厌恶，这使长官的善良意图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从而普谢耳多尼莫夫也就始终没有获得赏金。更使伊凡·伊里奇惊奇的是，一星期之前，不会超过一星期，就是这个普谢耳多尼莫夫向长官提出了准予结婚的请求。①伊凡·伊里奇记得，当时他没有工夫仔细考虑这件事，因而没有经过深入的了解，就匆促地对普谢耳多尼莫夫的申请作了决定。虽然如此，伊凡·伊里奇还是确切地记得，普谢耳多尼莫夫的新娘给新郎带来一所木房和四百卢布现款，这一情况当时使他惊异不置，他记得，他甚至还对普谢耳多尼莫夫和姆列柯庇塔耶娃这两个古怪的姓②结合在一起说了几句俏皮话。这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① 当时，小官员要结婚，必须得到上级的许可。

② 在俄语中，普谢耳多尼莫夫(Псевдонимов)这个姓的前面几个音节(псевдоним)和普谢夫多尼姆(псевдоним，意思是“笔名”)发音近似，而姆列柯庇塔耶娃(Млекопитаева)这个姓的前面几个音节(млекопита)和姆列柯庇塔尤希(млекопитающие，意思是“哺乳动物”)发音近似。

他回想着，深深地陷入沉思中。大家知道，有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会有一系列的想法以感觉的形式闪现，转瞬即逝，并未以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更不用说文学的语言了。可是我们力图把我们主人公的所有这些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过目，即使仅仅把这些感觉的实质，也就是说，把其中最主要和可信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好。要知道，我们的许多感觉如果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往往会显得完全不足信。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有许多感觉，然而从来也没有说出来的缘故。伊凡·伊里奇的感觉和思想有点儿不大连贯，这并不奇怪，你们是知道原因的。

“真没办法！”在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想法，“我们老是谈论不休，可是一接触到实际，就无所作为了。譬如，就拿这个普谢耳多尼莫夫的事来说吧：他今天举行过婚礼以后，心情激动、满怀希望地回到家里，期待着领略……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他此刻忙着招待客人，安排喜宴——喜宴简单，并不丰盛，但宴会上的气氛却热烈而欢乐……如果他知道这会儿我，他的长官，他的顶头上司，就站在他的房子跟前，听着里面的音乐，他不知会怎么样啊！真的，他会怎么样呢？要是我此刻突然走进去，他又会怎样？嗯，……自然，他起初会大吃一惊，狼狈得说不出话来。我可能会打搅他，弄得他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错……无论哪一个别的将军走进去，情况就会这样，可是不包括我……关键就在这儿，无论哪一个，就是不包括我……”

“好吧，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您刚才不了解我，我现在就给您看一个现成的例子！”

“是啊，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大家都高喊人道，但我们不能作出英勇的行为，建立英勇的业绩。

“什么叫英勇行为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不顾当前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特定关系，竟能在深夜十二点多钟到我的下属，一个每月

只拿十卢布薪金的十四级文官家里去参加他的婚礼，这不啻是思想的激变，庞贝的末日，^①少不得引起一场震惊！这一点没有人了解。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至死也不会了解。他可是说过：‘我们会垮的。’是的，这是因为你们是些老朽，是些麻木不仁、因循守旧之辈，而我是垮不了的！我要使庞贝的末日变成我的一个下属的最幸福的日子，要使看来古怪的行动变成正常合理、具有古风、高尚典雅、合乎道德的行动。怎么做呢？这样做。请您仔细听着……

“嗯，假定说，我走了进去：——他们大吃一惊，停止了跳舞，呆呆地望着我，向后退缩。看到这副情景，我就马上说明自己的来意，我径直走到惊慌失措的普谢耳多尼莫夫跟前，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用最朴素的语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刚才在斯切潘·尼基福罗维奇大人府上。我想，你大概知道他府上离你这儿很近……’接着，我用逗笑的口吻稍稍提一下由特里丰引起的意外事儿。再从特里丰谈到步行……‘这样，我听到了乐曲声，就向警察打听，知道你在办喜事。我心想，顺便到下属家里走一趟，看看我手下的官员们怎样兴高采烈……欢庆喜事。我想你是不会把我撵走的！’撵走！听到这个词儿，我的下属不知会怎样心慌意乱呢。真见鬼，哪会撵走呢！我想，他一定会象疯子似的急急忙忙请在圈椅里坐下，高兴得全身战栗，起初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是啊，没有比这更纯朴、更高尚的行动了！我为什么要进去呢？这是另一个问题！这可以说是事情的道德方面。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

“嗯……我在想什么来着？喔，是了！

“不待说，他们会请我坐在最尊贵的客人旁边，某个九级文官

^① 庞贝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距维苏威火山约十公里。公元70年火山爆发，全城湮没。俄国画家К.П.勃留洛夫曾作有《庞贝的末日》一面。